

杏林春暖談起



策劃：中國醫學研究社
資料整理：李淑蓉
執筆：葛謹

虎守杏林春日暖
龍盤橋井水泉香

話說三國時，有位醫師名叫董奉，隱于廬山，為人治病不取錢，病重者於其住所旁種杏樹五棵，病輕者只須種一棵，不數年，得杏樹千萬株，號稱「董仙杏林」，後人便以杏林稱頌醫者。杏就成了醫學的代稱。其實杏亦有許多用法，如稱教育界為杏壇，形容女子用杏臉桃腮，又杏花開于陰曆二月，故二月又稱杏月；民間相傳，二月的杏花神是楊貴妃，因其縊于杏樹下。現在各醫學院亦多以杏字命名其刊物。如：「綠杏」代表台北醫學院，「青杏」代表台大醫學院，高雄醫學院有「南杏」，中國醫藥學院有「華杏」，屬于系刊。本校有美的杏畫社，僑生同學有「海杏」。其中代表本校的「綠杏」曾六度獲得大專刊物比賽冠軍，為北醫爭取不少榮譽。

提起綠杏，不由閒話兩句，胡董事長水旺先生自認一生最得意的二件事，就是創辦北醫和命名綠杏，早在民國二十六年，胡董畢業之時，發起成立一個聯誼會，命名為「綠杏會」，取綠之生機盎然，蓬勃朝氣，想來北一女和中女的同學心有戚戚焉。

除杏林外，「橋井」亦是一個和醫學有關的故事，話說漢時有位蘇仙公，桂陽人也，以仁孝聞，文帝時得道，將仙去，告母曰：「明年天下疾疫，庭中井水，簷邊橘樹，可以代養，井水一升，橘葉一枝，可癒一人。」遂昇雲而去，至期果疫，母如言療之，皆癒。後人始有以橋井稱誦醫者，陽明醫學院以此為其刊物命名。相當本校的北醫人報。

今人要懸壺濟世，須先考入醫學院。古人可沒這麼囉嗦，沒人聽說扁鵲先生是那家醫學院的傑出校友。根據史記所述，扁鵲姓秦名越人，少時開了家旅館，住了位名叫長桑君的客人，一住十餘年，才私下裏告訴扁鵲，其有藥方要傳給他，並約定不可讓他人知曉，扁鵲答應了，吃下他的菜。三十天後，兩眼能穿牆看到城牆邊的人，亦能見

人五臟之癥結，以此治病，更是無往不利，從此使由旅遊業改行爲醫了。

扁鵲的醫術雖是三十天速成，手下可不含糊，下列三個醫案可知一二：

1. 趙簡子病案。

晉之大夫趙簡子昏迷五天不醒人事，請扁鵲看視，扁鵲看後說：「這沒什麼好奇怪的，以前秦穆公也是如此……現在你們主君之病與秦穆公相同，不到三天就會醒過來，醒來必有夢話要說。後果如其言，趙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。」

2. 魏太子病案

魏國太子暴厥而死，扁鵲聽到後，覺得太子並非暴厥，當爲「尸厥」，病人應尚有耳鳴和鼻張，兩股猶有餘溫。故用針灸、湯藥和按摩，三管齊下，將太子救活，此事傳出後，天下皆以爲扁鵲能生死人。扁鵲曰：「越人非能生死人也，此自當生者，越人能使之起耳。」誠的論也。

3. 齊桓侯病案

扁鵲過齊，在齊桓侯家中作客，初見面即告訴齊桓侯，病在皮膚，不治將深。桓侯不信，後漸深至血脈，腸胃間，桓侯皆不信，最後深至骨髓，桓侯方發覺，爲時已晚，扁鵲亦回生乏術。後人以此病案考之，桓侯可能是患了「潛伏性腸熱症」(Latent Typhoid fever)。

扁鵲又喜深入民間，爲人治病。且又因地制宜，如其至趙之邯鄲，當地人尊重婦女，就作婦科醫師。到周之洛陽，民間敬重老人，老人多耳目不聰，他就作耳和眼科醫師。到了秦之咸陽，因秦人愛護小兒，他就作小兒科醫師。由此可見其爲地道的全科醫師。

扁鵲聲名太著，爲同行秦太醫令李醯所妒，指使刺客刺殺扁鵲。扁鵲雖死，其醫術或由口，或經書，傳至宋之太醫許希。希爲開封人，以醫爲業，宋仁宗景祐元年，身體不舒服，左右侍醫開了許多藥方，吃了都沒有效果，此時冀國大長公主推薦許希，診斷後說：「此病在心下和心包絡之間，須用針直刺病灶。」由於危險性高，就先以太監試驗，試之無害，方敢下針。仁宗病癒後，令其爲翰林醫官，並賜緋衣和貴重財物，希拜謝後又向西拜，因扁鵲爲其師，今日之功全爲

其師所賜。並請立扁鵲廟，仁宗爲其築廟于城西，封扁鵲爲靈應侯，後人便尊扁鵲爲針灸之祖師。享受祭祀不絕。又相傳扁鵲死于辛未日，有該日不得針灸之說，想是爲了紀念他，大家放假一天的意思。

有謂華佗爲吾國外科之祖，亦常爲人用來稱誦醫者，傳說他曾爲關公刮骨療毒，茲錄三國演義一段，以神其技，關公爲曹仁射中右臂，青腫而不能運動，時關公本是臂疼，恐慢軍心，無可消遣，正與馬良奕棋，聞有醫者至，即召入。禮畢，賜坐。茶罷，佗請臂視之，公袒下衣袍，伸臂令佗看視。佗曰：「此乃弩箭所傷，其中有烏頭之藥，直透入骨，若不早治，此臂無用矣。」公曰：「用何物治之？」佗曰：「某自有治法，但恐君侯懼耳。」公笑曰：「吾視死如歸，有何懼哉？」佗曰：「當于靜處立一標柱，上釘大環，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，以繩繫之，然後以被蒙其首，吾用尖刀割開皮肉，直至于骨，刮去骨上箭毒，用藥敷之，以線縫其口，方可無事，但恐君侯懼耳。」公笑曰：「如此容易，何用柱環？」令設席酒相待。公飲數盃酒畢，一面仍與馬良奕棋，伸臂令佗割之。佗取尖刀在手，令一小卒，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。佗曰：「某便下手，君侯勿驚。」公曰：「任汝醫治，吾豈比世間俗子，懼痛者耶？」佗乃下刀割開皮肉，直至於骨，骨上已青。佗用刀刮骨，悉悉有聲，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，公飲酒食肉，談笑奕棋，全無痛苦之色。須臾，血流盈盆。佗刮盡其毒，敷上藥，以線縫之。公大笑而起，謂眾將曰：「此臂伸舒如故，並無病矣。」先生真神醫也！」佗曰：「某爲醫一生，未嘗見此，君侯真天神也！」後人有詩曰：

治病須分內外科，世間妙藝苦無多，
神威罕及惟關將，聖手能醫說華佗。

由上知，關公中了烏頭的箭毒，僅飲數盃酒，未用麻醉，即行開刀割治，華佗爲其主治醫師。近人猜測此時即已用針刺麻醉，而爲羅貫中所忽略。另人由歷史年代考證，謂此醫案純爲附會之傳說，並無其事。

另據後漢書，三國志本傳所述，共有十六個醫案。舉四者以饗讀者：

1. 病咽塞者病案。

戲禽五



華佗于道路上，見有一人嘔下困難，即告訴他：「路邊賣餅攤販，他所用的萍和塩菜味道很酸，可取三升飲之，病自當去。」即如佗言，立吐一蛇。想來可能是寄生蟲中的蛔蟲作怪。

2 郡守病案

一郡守篤病久，佗以爲盛怒則可治癒，故多受其資而不爲其看病，沒多久，又留書罵之；太守大怒，令人追殺佗，不及，因瞋恚，吐血數升而癒。此與戰國時之文摯醫師，以激怒之方治齊王之病相似，不同的是，文摯被齊王用鼎烹了。

3 有疾者病案

有位病患求佗醫治，佗告之曰：「君病根深，應當剖破腹方可治癒，但君壽亦不過十年。」病者不堪其苦，必欲除之。佗遂爲之醫治，應時而癒。十年後果如佗言。

4 塩漬嚴听病案

塩漬嚴听，與數人共候，佗適至，謂听曰：「君身佳否？」听曰：「自如常。」佗警告他說：「君有急疾，見於面，莫多飲酒。」坐畢，歸，行數里，听卒頭眩、墮車，人扶將還，載歸家中，宿死。後人疑佗見听面紅，項短，肥胖，胸廓寬廣等之「中風體質」，其死因可能爲腦出血所致，故佗戒之勿飲酒也。

華佗又綜合前人的導引術，加上自己對動物的觀察，發明了「五禽戲」。模倣虎、熊、猿、鹿、鳥五種動物的動作。即取老虎之前肢攫撲、麋鹿之頸頸伸展，巨熊之臥倒匍伏，猿猴之足尖蹠跳，鳥雀之

振翅飛翔。此經介紹傳至歐洲後，逐漸演成歐洲的現代體操。此亦非佗始料所及也。

佗聲名大噪，爲曹操召於左右，一次，佗爲曹操治頭疼，欲開腦取風涎，爲操所怒，擊下獄中，佗自知將死，以其所著青囊書傳與獄卒，惜書爲其妻燒去大半，僅餘闕鷄豬之法，後人有詩歎曰：

華佗仙術比長桑，神識如窺垣一方，
惆悵人亡書亦絕，後人無復見青囊。

以醫術言，世人皆推扁鵲、倉公、華佗，但未見以「倉公再世」稱誦醫者，蓋倉公複姓淳于名意，西漢臨淄人，仕齊爲太倉長，世稱太倉公或稱倉公，從公孫光，公乘陽慶習醫，爲吾國醫案之創始者，醫案即今日之病歷也。

其醫術甚精，爲人治病決生死多驗，但喜結交權貴，不願爲一般民衆治病，爲人所怨，坐法當肉刑，幸其女緹縈上書文帝，方得免。正因其醫德未齊，未有以「倉公再世」稱誦醫者。

萬世之法程，醫門之聖書——傷寒論

中國傳統醫學之古典醫書，首推「黃帝內經」，約爲秦漢間之人僞託黃帝、岐伯所著之書。另有「難經」一書，傳爲秦越人所著，此「難」乃問難之意非難易之難也。故有人戲謂：「易經不易，難經不難。」內，難二經只有指導之法，而無實用之藥方，至後漢之「傷寒

論」始有法有方。後人稱之曰：啓萬世之法程，誠醫門之聖書。據統計，本書共有三百九十七法，一百一十三方，爲後世所宗。

「傷寒論」爲東漢張機所撰，張機字仲景，南陽人，靈帝時舉孝廉，官至長沙太守，故又稱張長沙。幼向同邑何顯問學，後從同郡之張伯祖學醫，盡得其真傳，加以其「勤求古訓，博採衆方」，聲譽日高。建安十年（西元二〇五年）疫病流行，其宗族三分之二死于疫病，其中十之六七患的是傷寒，張機見此慘狀，發憤鑽研醫學，完成「傷寒雜病論」十六卷，垂示百病治法之準則，千餘年來，奉此爲醫學之科律，後世尊其爲「醫聖」。

「傷寒雜病論」成書年月已不可考，又經永嘉之亂，原書散亂，經西晉王叔和編次原書，分爲「傷寒論」和「金匱要略」兩書。「傷寒論」是記述一切發熱的疾病，包括外感疾病，傳染病、流行性熱病等。「金匱要略」是討論雜病治法之專書。華佗讀而喜曰：「此真活人之書也。」

「傷寒論」之傷寒非指今日之「Typhoid Fever」，乃指因於寒所生之種種疾病總稱。將病症分爲三陰三陽六大類，三陽爲太陽、陽明、少陽，三陰爲太陰、少陰、厥陰，總稱六經，這可視爲古代觀察急性發熱病之經過，分爲六個階段，而非六種獨立的病。六經各有若干大同小異的症候群，稱爲「病證」。憑證用藥，對症下藥，最後，醫家只問證而不問病，只看症狀而不詳究其解剖、生理變化，這或是吾國傳統醫學未能發展成爲近代醫學主流的一個原因。

「傷寒論」用汗、吐、下三種治病之方法，其中發汗、解熱之方有麻黃湯、桂枝湯、葛根湯等，吐法可用瓜蒂散、梔子鼓湯，攻下之劑有承氣湯、陷胸湯等，其他有健胃、消炎或強心、鎮靜之劑，如白虎湯、理中湯、建中湯、利尿之劑有五苓散。

仲景之傷寒論，一度散佚，幸得王叔和爲之整理復原。王叔和，名熙，西晉山西高平人，曾爲太醫令，將西晉以前之記錄綜合著成第一部專論脈學的著作——脈經。

吾人易知，中國傳統醫學之診斷方法有四：望、聞、問、切。切者即中國所獨有之「把脈」，其法于橈骨動脈手腕處分寸、關、尺三部份，又以加壓之大小分爲天、地、人三部份，三三得九，以此三部九候分配五臟六腑，由此所得之消息診斷疾病。於此解剖、生理學

昌明之今天，易爲人批評其不科學，自所難免。今人嘗試用儀器劃出各種脈波的標準圖形，現已有二十多種脈象得到客觀的初步報告，但是否能支持或推翻王叔和的理論，則尚難斷言。

吾國法醫學專著——洗冤錄

現代已是法治時代，法醫在今日工業社會中，更形重要。法醫學之應用，中國可說是最早的國家，宋代已有「仵作」的制度，專門掌理驗尸之工作，水滸傳中魯提轄拳打鎮關西，宋江怒殺閻婆惜，武松爲兄報仇後，皆有官派之仵作到場相驗。

法醫學之專著，吾國爲宋慈所著之「洗冤錄」，成書於西元一二四七年，較西方法國巴雷氏（Ambroise Pare）於西元一五七五年編纂法醫學書，早了三百多年。

宋慈，字惠父，福建建陽人，幼拜朱熹弟子吳稚爲師，宋嘉定十年（西元一二一七年）中進士，歷任知縣，行政官，刑事高級法官等職。曾伸雪不少屈打成招的命案。

「洗冤錄」之內容有驗傷、保辜、驗尸、分別中毒、急救處理和解毒之方法等。

「保辜」爲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特殊規定：凡毆人致傷者，行凶的人須向地方官立一張保辜狀，對傷者加以保護，道明訂日期，傷者如于限期內死亡，則凶嫌必須抵命，如在限期外死亡，可能非因傷所致，可減免死刑。因此用意在全行凶與被害二人之生命，故叫「保辜」。

本書之評價甚高，外人曾譽之爲「歐亞的人權保障科學之祖」，除吾國刑事警察局重印發給刑警、法醫做爲辦案之參考外，現已有英、法、德、荷、日、韓、蘇等七國之譯本。榮譽之來，非偶然也。可惜我國俗以處理屍體視爲賤業，再因仵作水準日低，解剖學不發達，故于十九世紀，瞬爲歐美法醫學所超越。因此十九世紀後葉，亞洲法醫學不得不以歐美法醫學爲鑄模。民國三十五年，明令法醫師需由醫學院畢業，經高等考試及格者充任。

不著書明臟腑，豈不痴人說夢

治病不明臟腑，何異盲人夜行——王清任

感方獲澄清。故于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年）寫成「醫林改錯」，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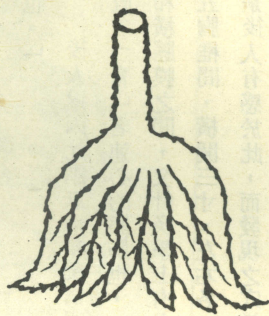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傳統醫學未能進步之原因很多，其中之一就是忽視解剖學，內經上已有五臟六腑之解剖記載，雖無今日解剖之精細，但已知腎、肝、肺、心、脾的大略位置、作用。可惜觀察仍不夠細密，如稱「肝」左三葉右四葉，把肺分成六葉二耳共八葉等。

王莽曾令太醫剝其政敵王孫慶，量度五臟，用竹筵導脈，以測始終。至宋仁宗慶曆年間，杜杞戮歐希範及其同黨五十六人，使醫工畫工一一探索描繪，吳簡即由此為本，作成「歐希範五臟圖」，徽宗崇寧年間，泗賊棄市，郡守李夷行遣醫、畫工往繪，楊介再以古書校正，著成「存真環中圖」。可惜後人未能繼續努力，否則今日解剖就不必唸Sobotta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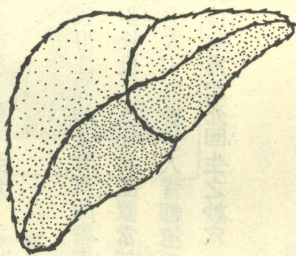
「醫林改錯」一書為清王清任所著，其有感吾國傳統醫學欠缺解剖知識，專奉古為圭臬的陋習，大膽的改正前人之謬誤。

王清任，字勳臣，河北玉田人，早即立志研究人體奧秘，並由實際觀察得到知識，而不落入陰陽五行之玄想。

西元一七九七年，其過灤州稻地鎮，正逢其地流行小兒痢疾，死亡甚多，且多棄于野，他花了十天，看了不少臟腑，其中只有三個比較完全。發現古書之臟腑與其所觀察者不同。後來他又看了不少行刑後的犯人，惟一的遺憾是未能看到完整的橫膈膜。直至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年）十二月十三日，恰逢一曾領兵于喀什噶爾的江寧布政使，因看過不少誅戮之逆屍，對橫膈十分瞭解，王叩拜求救，四十年之迷



古以人為肝七葉



實際肝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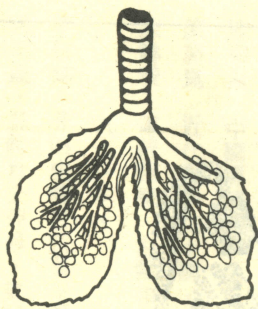
惑方獲澄清。故于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年）寫成「醫林改錯」，此時已較西洋解剖大師維薩留斯（Vesalius）之「人體構造論」晚了二百八十七年。但至少，在吾國解剖醫學史上，沒有空白的一頁。此亦王清任之功焉。一痛！

王之「醫林改錯」出版後，為當時之傳統醫陸九芝先生譏為「骸骨中學醫」，降至今日，醫師莫不由解剖人體骨骼中，研習醫學，此正時代之潮流也。民國時閻德潤醫師以現代醫學觀點，批判「醫林改錯」，改正其中錯誤，著「醫林改錯之錯中錯」，刊于民國之醫學雜誌第八卷七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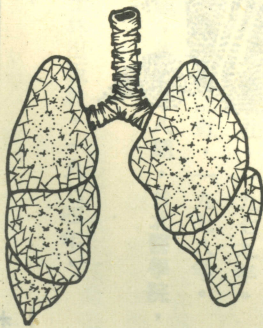
當西方解剖學欲傳入中國之時，曾受激烈之反對，其中嘉慶年間之俞正變認為中土人與西人臟腑不同。他說：「中土人肺六葉，彼土四葉；中土人肝七葉，彼土三葉；中土人心七竅，彼土四竅；中土人畢九二，彼土人畢九四。」更認為中國人若信天主教者，必為臟腑不全之人。幸好此說已成笑談，否則團契的兄弟姐妹們就是跳入黃河也洗不清了。

膏肓與針灸

春秋左傳戊公十年有謂：晉侯夢到一身高髮長的鬼魂，跳躍捶胸的說：「你這沒仁義的東西，殺了我的孫子，我要捉你去見先帝。」壞大門及寢門而入。晉侯懼，逃入內室，鬼魂又毀壞內室之門。晉侯



古以人為肺八葉



實際肺圖

夢醒，召來巫師，言與夢相同。晉侯曰：「那怎麼辦呢？」巫師說：「你吃不到秋天的米麥了。」晉侯病，求醫於秦，秦伯使醫緩為之。醫緩未至，晉侯夢到二個小人兒，甲說：「彼良醫也，懼傷我，焉逃之？」乙說：「君膏之上，膏之下，若我何？」醫至，曰：「疾不可為也，在膏之上，膏之下，改之不可，達之不及，藥不至焉，不可為也。」

後人遂因此謂無可救藥為病入膏肓，值得注意的是膏肓的解剖位置，「膏」者連心的脂肪也，「肓」者橫膈膜也，故知其位置當於心和橫膈膜之間，又針灸學上有名「膏肓」之穴。位於吾人背部第四、五胸椎間，橫開三寸，左右各一。古醫書以此為起死回生之妙穴。想是後人有感於此，而發現之穴道也。

針灸簡史及傳說故事

提起針灸，此是吾國所獨立發展，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醫療學問也。用針刺和灸治二種不同手法治療疾病。相傳扁鵲為其祖師爺，事已詳前。針灸之能有今日，另有一段滄桑史也。

針灸最早由石針漸漸演變為金屬針，穴道也越來越多，說法也漸不一，至晉時，皇甫謐綜合各家學說，著有中國第一部針灸專書——黃帝針灸甲乙經。此書傳入日本，對日本之針灸學影響頗大。

皇甫謐，字士安，自號玄晏先生。本為文學名家，因中年得風痺之症，半身不遂，兼患耳聾，始發憤學醫，根據「內經」、「明堂孔穴」、「針灸治要」三部書，參考「難經」編纂而成。

晉以後，經多次戰亂，穴位名稱，應用多有矛盾之處。至宋，有太醫王惟一先生奉勅編修「銅人腧穴針灸圖經」，並製成「針灸銅人」兩座，校正統一針灸穴位。

銅人造工精細，接合細密，平時可用以教學生，考試時，中可置水，外塗黃臘，若下針正確，水霍然而出，若有差錯，針不得入，一舉數得，堪為國寶。惜於八國聯軍之時，為日軍所奪，現於日本東京博物館。

明萬曆年間，楊繼洲集合明以前之針灸著作，整理而成「針灸大成」，為針灸學之經典之作。

明清之際，針灸無大發展，又於清中葉，太醫院中廢除針灸科，更令針灸學之傳遞，淪入江湖，染上一股江湖氣，幸於民國六十一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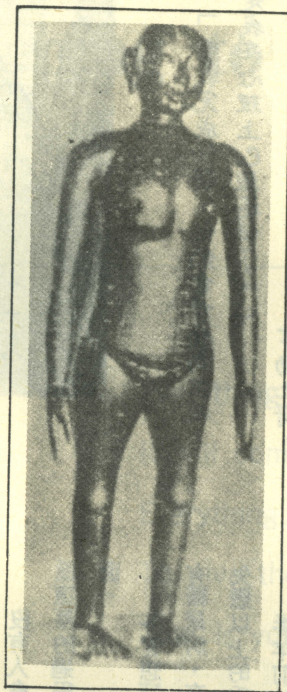
▲漢畫象石上的針灸圖

。世界掀起一陣「針灸熱」，不少具有現代醫學知識的學者，開始研究針灸，使「針灸」得以新生。針灸門診亦相繼於榮總、三總及台大醫院開辦，台大醫院更自六十七學年度始，開辦「針灸選修」，以現代醫學的眼光來研究針灸。在此筆者甚望吾校亦能開講此課，為光大祖產而貢獻棉力焉。

據正史所載，有徐秋夫替鬼治病之說：某夜，秋夫聞有鬼呻吟聲，甚為悽愴，秋夫問其有何痛苦。答曰：「家本居于東陽，生時即腰痛，死為鬼亦疼痛難忍，希徐醫師治療一下。」秋夫問：「人鬼兩途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」鬼即請其以草紮成偶像，再依孔穴的所在針灸治療。秋夫如其所言，在偶像上下三針，灸四個穴，設祭埋之。第二天，鬼來謝恩，世服其神。其並傳有「鬼病十三穴歌」，用以治療精神疾患。



▲清太代醫針灸銅人



▲明宗時醫官徐熬仿製北宋針灸銅人

另有徐文伯用針灸墮胎的故事：徐文伯，南朝劉宋瑯琊人，一日，隨宋廢帝出遊，帝略懂醫術，遇一孕婦，帝診為女胎，文伯復診後說是一男一女雙胞胎，但男胎較小。帝性急，欲剖而視，文伯惻然，恐傷及母，請代以針灸，即于合谷，三陰交下針，胎應針而落，兩兒相續出，如文伯之言。

近人以此二穴，用為催產，亦有效驗，可見祖宗遺產，或有東西存焉，筆者甚盼能經吾輩用現代醫學知識，整理發揚，使吾國醫學再造生機。

後記

俗云：「以史為鑑，可以知興替。」吾人習醫，更不可不知中國之醫學史。可惜中國古籍語言艱澀，醫籍更是令人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，加上近代醫學以西方醫學為主流，中國傳統醫學在此一時刻，可謂落入敗部，故不時有中西醫之爭。

中西醫之爭，其來有自，中西合璧之醫學教育，光緒二十九年始於京師大學堂，民國二年，中醫為教育總長汪大燮先生趕出高等學府，十七年，余嚴先生提「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」案，並提出四大理由。同年三月十七日，中醫們集會，請願，奔走呼號取消此提案，因得黨國要人陳果夫先生之助，遂得成功，並以其日為「國醫節」。

其實，在中國應無中、西醫之分，中醫應指中國醫師，即習得近代醫學之醫師而言，那些只以陰陽五行，四診八綱為識病之由者，應稱「傳統醫」、「古醫」或「舊醫」。

傳統醫學是否無用呢？不然！舉一例：四、五十年前，胡適曾患糖尿病兼慢性腎炎，給中醫師陸仲安先生治療，後來胡在林琴南繪的「秋室研經圖」上，題了一小記，希能看到「試管研經圖」，由許多醫者，在實驗室中，分析中國傳統的湯藥。此正是李約瑟所說的：「中國需要文藝復興以喚起經驗世界的長夢。」而吾等正是醫學文藝復興之尖兵，本文之用意，即在呼籲吾等既為中國人，莫在中國醫學史上，悄悄的走了而不留下一點雲彩。

主要參考書目

- 陳勝崑 中國傳統醫學史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，一九七九年。
- 陳勝崑 近代醫學在中國，台北當代醫學雜誌社，一九七八年。
- 陳壽貴 傳統醫學、古醫和密醫問題，綠杏十八期，台北醫學院，一九七一年。
- 陳欽銘 廿四史醫者病案今釋，新士林出版社，一九七四年。
- 司馬遷，扁鵲倉公列傳，史記，漢。
- 羅貫中，三國演義。
- 葉昭渠 法醫學講義。